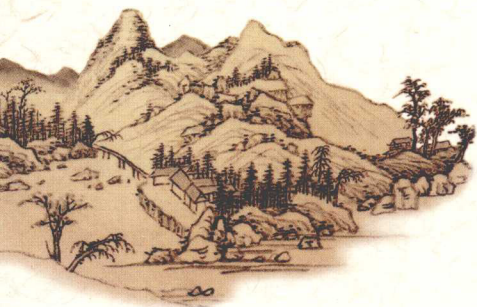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家小书

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



古典诗文述略

吴小如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
北 京 出 版 社

古典诗文述略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典诗文述略 / 吴小如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
2016. 2

(大家小书)

ISBN 978-7-200-11485-0

I. ①古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歌评论—
中国 IV. ①I20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6165 号

总 策 划 安 东 高立志

责任编辑 严 艳

责任印制 宋 超

装帧设计 北京纸墨春秋艺术设计工作室

· 大家小书 ·

古典诗文述略

GUDIAN SHIWEN SHULÜE

吴小如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
北 京 出 版 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www.bph.com.cn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*

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本 6.5 印张 180 千字

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0-11485-0

定价: 2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序 言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

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、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小 序

赵 娜

出版社鉴于我对吴先生的了解，约我写点文字。作为一个小字辈，本是没有资格为吴先生的书作序言的。因此提起笔来，诚惶诚恐。

与吴先生结缘是因为作者与编辑的往来，从我初到出版社的一两年，参与编辑《古典诗词札丛》《古文精读举隅》，开始接触先生的书稿。接下来的十几年间，先后编辑出版了《中国文史工具书举要》《吴小如戏曲随笔集》《续集》《补编》《手录宋词》《录书斋联语》《书法选》《讲孟子》《讲杜诗》等书。2014年出版《演讲录》之前，先生匆匆走了。留下一部《学术札丛》的修订版在我手里，今年年底有望付梓。粗粗算来我已经给吴先生做了十几本书，荣幸之至。每每回忆起先生教诲的情景，心情都不能平静。

吴先生是一位能从先秦讲到近代的通才，由其执笔的文学史，学生们一直很买账。他擅长讲课，语言风趣，

声如洪钟，旁征博引，深受学生欢迎。不止一位学者在文中回忆过学生时代听吴先生上课时难忘的场面，几十年后依然历历在目。怎样阅读古典诗文，是一个我们都会遇到的老问题。那么，这本吴小如先生的《古典诗文述略》可以为读者起一个向导的作用。读者通过阅读《述略》之后，对某一阶段的诗文作品有了粗浅的一条线的了解，再读自己感兴趣的选本或者某一个作家的集子，这样往往会循序渐进，事半功倍。而具体读古典文学作品，吴先生主张通训诂，明典故，察背景，考身世，揆情度理。这些对一般读者来说，似乎有些高，但是要真的看懂诗文的意思，又是绕不过去的。具体的例子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文章《中国古典诗词的阅读与欣赏》（《吴小如演讲录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8月）。

吴先生主张实践，读诗之外也作诗。2013年他以九十一岁高龄获得“子曰”诗人奖。他的诗集《莎斋诗剩》2014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。在作诗上，吴先生主张“三要”“三不”。“三要”即：写出的诗要有诗味儿，写旧体诗词要讲究格律，要押韵；“三不”即：作诗不急于求发表，写不出来不勉强硬凑，不写无内容无新意的诗。在当今浮躁的大环境下，他的话如一副清凉剂，令人警醒。

《古典诗文述略》作为一本古典诗文普及读物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问世以来，一版再版，可见受读者欢迎的程度。但是，美中不足的是，缺少宋至清的诗歌词曲概述文章。吴先生一直深以为憾，1991年再版时增补进去《说“赋”》、《宋诗导论》、《历代小品大观》序言三篇，算是一个补充。另外，吴先生推荐了三部研究古典诗文的著作，在这里不妨再介绍一下：胡明的《南宋诗人论》（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出版）、陶尔夫的《北宋词坛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）、朱则杰的《清代诗歌史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）。如今，这样的参考书更多了，在这里就不饶舌了。

真心希望这个小册子能够给读者以帮助，我想这是吴先生最欣慰的吧。

乙未谷雨于沽上

目 录

古诗述略	(1)
唐诗述略	(74)
古典散文述略	(110)
附 编	(147)
说“赋”	(147)
宋诗导论	(158)
《历代小品大观》序言	(173)
后 记	(183)
重版后记	(190)

古诗述略

一

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，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常识。而民间口头诗歌创作又是人类语言艺术的开始。世界上一切民族的文学都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。根据恩格斯的论证，人类由于劳动，使脑髓和感觉器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从而产生发音清晰的语言^①；而诗歌的起源则应追溯到发音清晰的语言产生之前的时代。最初的人类靠着集体劳动与大自然进行了艰巨的斗争。在集体劳动过程中，为了减轻疲劳和统一行动，以提高劳动的效率，便自然而然地伴随着劳动的节奏发出有节奏的声音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“劳动号子”。这实际上就是诗歌的起源。鲁迅先生早在1924年讲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时就已提出了

^① 见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《马克思恩格斯文选》两卷集第2卷第84页。

这个精辟的论点：

我想，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，恐怕是诗歌在先，小说在后的。……因劳动时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唱歌，可以忘却劳苦，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，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，并偕有自然的韵调；……所以诗歌是韵文，从劳动时发生的；……（《鲁迅全集》卷八附录）

后来，鲁迅先生在《门外文谈》里把这个道理进一步做了形象化的说明，这就是经常被文学史家引用的关于“杭育杭育派”的一段话：

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，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，为了共同劳作，必需发表意见，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，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，都觉得吃力了，却想不到发表，其中有一个叫道“杭育杭育”，那么，这就是创作；大家也要佩服，应用的，这就等于出版；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，这就是文学；他当然就是作家，也是文学家，是“杭育杭育派”。（《鲁迅全集》卷六《且介亭杂文》）

鲁迅的话是根据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里说的“今夫举大木

者，前呼‘邪许’，后亦应之，此举重劝力之歌也”^①的一段记载而加以引申发挥，并且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，因此它是可信的。“杭育”和“邪许”虽是“单纯的呼叫”，但其中已包含着人类“孕而未化”的诗歌语言。^②随着人类的进化，这种“单纯的呼叫”逐渐有了表达自己心意和感情的内容。随后产生了发音清晰而意义却十分简单的语言，这种语言在劳动号子中最初只是从属部分。后来，由于思维能力和语言在劳动实践中日益发展，加到劳动号子中的语言成分内容日益丰富，因而它所表达的人们的心意和感情也就日益复杂起来。这时，有思想内容的语言部分终于上升为诗歌的主体，而原来的“单纯的呼叫”反而退居为诗歌的从属部分了。但是这种表示声音的从属部分，随着时代进化而经过多次演变，尽管是“单纯的呼叫”，却还在诗中保持着一定的地位。先秦古诗中有不少带有专用于诗歌的语气词（如“兮”“猗”“些”“只”等）的诗句，这些诗句读起来都带有强烈的原始歌谣的气息，正是这种原始的“单纯的呼叫”的遗迹。

尽管诗歌的产生早于散文、小说，但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文字材料，如卜辞和金文，其中却没有诗歌的记录。这大约由于诗歌是口头创作，只借助于语言而本不依赖文

① 在《淮南子》以前，《吕氏春秋·淫辞篇》中已有同样的记载，但无末一句话，所以未加引用。

② 参阅闻一多《歌与诗》一文，见《神话与诗》第181页。

字，而龟甲和铜器上的文字又各有专用，原不是记载诗歌资料的工具。至于受生产力的限制，当时文字刻写艰难，自然也是使诗歌不易流传下来的原因之一。因此，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以前的远古诗歌，传世的为数极少。有些显而易见是后世依托伪造的（如汉魏古书中有些相传为尧舜时代的诗歌，如《击壤歌》《卿云歌》《南风歌》等，都出于伪造，不足信）。只有《周易》《礼记》《吴越春秋》等极少的几部书中保存了点滴材料。如东汉赵晔编著的《吴越春秋》中记录了一首《弹歌》，还勉强可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原始社会的生活。

断竹，续竹。
飞土，遂肉。

这首歌相传是黄帝时代的作品，用单纯朴素的两字一拍的简短语言，写出了原始人类用最简单的武器——弹弓——进行射猎的过程，显然是渔猎时代生活的反映。另外，在《周易》中也保存了少量的比较原始的民歌，如《归妹》上六的一首：

女承筐，无实；
士刲羊，无血。

这是写男女两人在进行剪羊毛的劳动，女的端着竹筐承接仿佛没有重量的羊毛，男的正拿着剪刀从羊身上轻快地剪过，看去像是宰羊，却丝毫没有损伤羊的皮肉。寥寥数语，不仅勾画出了古代劳动者的形象，而且构思很巧，有相当的艺术性。《周易》是殷周时代卜筮的底本，这首短诗最迟也是殷代的作品。

在《礼记·曲礼》里还有一段记载：“邻有丧，春不相。里有殡，不巷歌。适墓不歌，哭日不歌。”据旧注，“相”是“送杵声”，又说：“相，谓以音声相劝。”《曲礼》把“相”和“歌”相提并论，可见“相”也是一种“劝力之歌”，但内容可能比扛木头时的号子要复杂一些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成相杂辞》十一篇，已失传。但《荀子》书中还保留着一篇《成相》，是以三、三、七、四、七言句式写成的组歌，大约就是荀况本人根据民间春米歌的形式进行摹制的诗歌作品。那么最早的“相”可能也是有歌辞的了。

从以上所引的短诗和有关材料来看，最早的诗歌和劳动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，这有力地说明诗歌确是起源于劳动。另外，从诗歌形式的发展来看，最初的诗歌以两字一拍，即二言句式为主；到了周代，才发展为比较成熟的四言（如《诗经》里绝大部分是四言诗）；到了战国后期，又逐渐向杂言发展（如《荀子》中的《成相》）。这种现象，是符合韵文的发展规律的。

谈到诗歌的起源，还要补充两点：一、诗歌同音乐、舞蹈基本上是同时产生的，并且三者紧密结合，用来反映劳动生活，为劳动生产服务；二、诗歌的起源和原始宗教的关系也十分密切。关于第一点，《吕氏春秋·古乐篇》里说：

昔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阕：一曰载民，二曰玄鸟，三曰遂草木，四曰奋五谷，五曰敬天常，六曰建（一本作“达”）帝功，七曰依地德，八曰总禽兽（一本作“万物”）之极。（引文据毕沅校证本）

所谓“操牛尾，投足以歌”，正是诗、乐、舞三位一体，紧密结合的明证。上面所引的扛大木和舂米的这些劳动，其动作本身就是一种舞蹈。这里“八阕”的名称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，但从它们的内容来看，不外乎狩猎、牧畜、耕稼等方面，再加上对“天”和“帝”的感戴和歌颂（这就是宗教因素），可见我们的祖先在进行艺术活动的时候，并没有脱离实际生活的功利目的，而是紧紧地围绕着劳动生产进行的——或是生产行为的再现，或是劳动过程的回忆。这就势必边唱边舞才能具体反映出来。至于用诗歌作为单纯抒情状物的工具，并与乐、舞逐渐分离，那已是很晚的事情了。

关于第二点，鲁迅在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里曾说：

……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，渐因畏惧而生敬仰，于是歌颂其威灵，赞叹其功烈，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。

这从上引《吕氏春秋》的“八阕”的名称中已经得到证明。在记录殷代卜辞的甲骨文中，我们发现一个“𠩺”字。据近人王襄《簠室殷契征文考释》，这是“象两个人执鼉牛尾而舞”之形，为“舞”之初文。而这个“舞”字的初文实际上同“巫”字就是一个字。《墨子·非乐上》里曾提到商代帝王荒淫逸乐，“其恒舞于宫，是谓巫风”。“巫”是原始宗教的产物，是“沟通”人与神之间的桥梁，后来就成了—些为宗教迷信服务的人的专职。照《墨子》的说法，这种人还应该是贵族奴隶主宫廷中的演员。他们除搞宗教迷信外，还必须能歌善舞，在迎神祭赛时扮成神的形象来进行表演。据近人考证，《楚辞》里《九歌》十一首，就是由男女巫觋在表演的同时所歌唱的祀神曲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中有一首《蜡辞》，据说是上古伊耆氏^①在进行蜡祭时的祝辞：

^① 伊耆氏一作伊祁氏，有的旧注说这是尧的姓，也有的旧注却说就是神农氏。

土反其宅！

水归其壑！

昆虫毋作！

草木归其泽！

从形式看，这首诗已属于四言句式的范畴，可能在修辞方面已经过周代人的加工；但从内容看，这四句诗完全是命令语气，让土、水、昆虫和草木各自回到它们应该去的地方，显然歌唱者把这首祝辞当成了宗教咒语，把幻想当成真实，对人类本身的意志充满了自信。这完全符合原始社会劳动人民的精神状态。据《郊特牲》里的描写，蜡祭是祭祀天地百物的，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。祭祀时敲着鼓，唱着祝辞，迎来了巫扮的神，以祷祝丰收。这个例子又一次证明了诗歌既与音乐、舞蹈三位一体，又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二

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诗歌总集是周代的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原来只叫作《诗》，包括自公元前 11 世纪（西周初）至公元前 7 世纪（春秋中叶）共约五百年间的作品。公元前 544 年（鲁襄公二十九年），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到鲁国，鲁国的乐工曾把保存在鲁国的各国乐章依次演奏给